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春明叢說 春明叢說

◎白雲觀遇仙記 出西便門八里，有白雲觀，元時邱真人修道於此，後因其基為廟。上元之日，為真人生辰。其前數日，住持道士，即灑掃殿庭，滌除院宇，賣香楮及百貨者咸集；遊人往來，自朝至暮，無停軌。道士之狡黠者，衣衲，手棕塵，或門或廊廡間，注目凝視，不言不笑，終日跏坐蒲團，作仙狀；而人亦蟻集叢視，儼若真仙降臨，惟恐失之交臂。吁！何世人好異而喜於傳會若此也！然古老傳聞，昔年實有真仙函跡其中，而人莫之識，或施符水治人疾病，或人偶為不善，而猶可勸化者，常現身說法，以儆愚蒙。康熙初，有土人陳姓名谷者，於上元日，偕友數人，入觀遨遊。友遇其相識，握手款語。土人先行，人後殿，見一道士，從殿中出，曰：「待子久矣，來何晏也！」握其臂，啟小扉而入，曲徑紆迴。土人疑觀中向無此徑，轉身欲退，而啟扉處皆巖壁，■以藤蘿。因大駭，不得已，復隨行。聞水聲潺潺，小溪澄碧，渡以石橋，兩岸喬松，大皆合抱，煙霧冥■，異花芬馥，不復知有塵世矣。遙見殿閣參差，高出林表；而朱甍碧瓦，畫檻雕欄，真不啻瑤島蓬壺，蕊宮仙闕也。道人屬立俟，毋動。俄頃，趨出，復握陳臂，由殿左歷階而上。見一羽士，星冠鶴氅，鬚髮如銀，坐其上，熟視良久，曰：「可惜可惜！」命道士引之出。道人又捉其臂欲行，陳谷曰：「頃者何所聞而呼之使來？今何所見而揮之使去？所謂仙人者，舉動必有其道，豈與塵凡下士無端戲嬉乎？」羽士曰：「子言甚善，吾欲語子，非片言可竟。然子餒矣，西廊具有酒食，盍先飽餐而後畢其說？」時日已暮，道人秉燭引至西廊，則素食菜羹列几上矣。道人別去，陳視室宇幽潔，几榻橫陳。食頃，見簾內燈影中似有雲鬟高髻者掩映其間。啟而入，見一女子，坐榻上，諦視之，大驚曰：「卿何以至此？」女曰：「昨與母游白雲觀，入殿禮拜畢，母不知何往；有老道士，邀余宿於此耳。」先是女之父，宦游告歸，與陳谷為鄰。女家有高閣，陳之臥室，可望而見也。女恒挑之以目，陳逾垣就之，朝夕往來，為女家所覺，遂閉女他所，兩情隔絕。茲忽邂逅琳宮，出人意表，情不可遏，不遑問此為何地，亦不記道士頃者何語，恣情歡洽。至五鼓，夢中覺寒冽異常，起視星斗橫斜，屋宇全非，則身臥曠野，去觀里許。踰踉而歸，探鄰女，則數日內從無隨母出遊之事。始知昨宵幽會，皆當日一念之差，以致仙人示幻。其連呼可惜者，似憐白圭之玷，所以提撕警覺者，至矣盡矣！遂袱被出遊，終身不返，或謂仙去云。

### ◎五哥廟記

彰義門外有神祠三楹，俗呼五哥廟。塑五神，列坐，皆擐甲持兵，即南方之「五通神」也。好事者，高其■閤，廓其廊宇，以紙作金銀錠，大小數百枚，堆累几上。求富者齋戒沐浴，備牲醴而往，計其所求之數，而懷紙錠以歸，謂之「借」。數月後，復潔牲醴，更制紙錠倍前所借之數，納諸廟中，謂之「還」。或還或借，趾錯於途，由來久矣。一日，余執途中奉紙錠赴廟者而問之曰：「所借得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未得，何以還？」曰：「未得而還，神或鑒其誠，可冀他日之得；倘以未得遂吝牲醴之獻，是心存觀望，與神斤斤較有無也，恐終身無所得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子之說誠然，而子之心苦矣！」有陳姓者，屢禱於神，經歲無所得，而誠不殺。夜夢五哥語之曰：「求富之誠，遍京國莫子若矣！倘不為子謀，人將疑子之無靈，且笑子之愚也。子試於某日赴廟，必遂所欲。」如期而往，徘徊顧盼。至日中，有群婦入廟，拜畢，墜釵於地。陳曰：「此神之祝我也！」私拾而歸，售之，核一年禱祝之費，微有羨焉。嗟乎！舉世孰不願圖利以致富？倘盡禱於神，而可得，則天下皆豐衣足食，無啼饑號寒者矣！《語》曰：「富貴在天。」五哥何神，而能主之乎？乘人之遺，使拾之以塞責，伎倆亦可知矣。而鹿鹿終年，一無所拾者何限，又將何以為情耶？余羨五哥享無功之祀，而又憫世人求富之愚也。故記之。

### ◎丫髻山神異記

京師，出東便門，百四十里，有山巍然高百餘仞，兩峰插天際，如丫髻，因以名山。上碧霞玄君廟，四月十八日，為神設■之辰，焚楮帛獻牲醴者，自春入夏，合齊魯趙魏秦晉之鄉，男婦擔簣杖策，竭丹誠而叩祝者，輻相擊，趾相錯也。而神之靈異，亦最著。有度支吏袁某，購妓為妾，攜之登山。山路險且隘，登者皆偃偻罄折，猶虞顛蹙。袁有莫逆交張姓者，素聞其妾之美，欲一睹而不可得。適於是日，亦攜妻偕往，聞袁妾登山，屬妻徐行於後，而已岔息疾登，尾之；至山徑極隘處，以手自下探入其裙，捻其股。袁妾驚然大叫，聲未絕，而張某已於數百丈崖間顛仆而下。適其妻拾級而登，有少年僧隨其後，為張撞擊，俱牽聯而墜。妻與僧皆昏絕，抱持不可解，觀者如堵。噫！豔他人之妾，敢公然於千萬人屬目之地，頓萌淫念；小人無忌憚，何至於此？乃神既降罰於其身，復令其妻作此醜態，風流薄譴，為現身說法，神之靈爽，何如哉！

### ◎林曉光傳

林旭字曉光，宛平儒家子，幼有神童之目，弱冠舉孝廉。每大言曰：「以余之慧業，掇巍科而登台輔，如操券耳。」公車戰北，輒置主司冬烘。然屢試屢隕，而年逾三十矣。惑於緇流邪說，謂東方聖人之徒，其富貴勛業，主於西方聖人。由是究心禪理，虔誦梵唄，引詩書六藝之文，為《金剛楞嚴》諸經咒作注解，以「密諦」「真如」之說，詆「格致」「誠正」為迂誕。不寧惟是；且倩畫師繪墨曇合掌瞑目於上，孔子旁坐於下；詩謬狂妄，難更僕數。一日，詣寺焚香，忽大呼：「仲由夫子擊我！」狂奔而出，失足墜野廁中，腦裂而斃。此李子少白所目擊，而述於余者也。昔子輿氏謂：「士當幼學壯行。」幼學者，焚膏繼晷，執經請業之事也；壯行者，釋褐登朝，致君澤民之業也。今人初試童子科，便思僥倖青衫拖紫，為戚黨爭光寵；而於若何致君，若何澤民，漫焉不講。夫如是，是以一失意，便躁競紛如；凡可以遂我欲者，雖背理義而不顧。試思今日之握管行文，洋洋灑灑，得心應手而出者，非由疇昔讀書識字而能之乎？奈何忘其本源，不思為聖賢羽翼經傳，立言垂後，反為釋氏闡揚虛無寂滅之教，信因果輪回，妄求多福；若而人，與臣子反顏事仇以滅君親，僥倖開門揖盜劫主者何異？宜乎行行如之季路擊之於囹圄也。雖然，吾夫子量侔天地，光同日月，人自忘其夜氣之梏，欲逃於異類，亦聽之而已。其大呼墜囹也，乃談空說鬼之餘，幻由心生耳，豈真足煩季路之一擊哉？

### ◎胡禾言傳

胡禾言字自心，世居山陰張■村。年弱冠，負笈游京師，與同里朱右禹陳良舌同堂肄業，均冒宛平籍，為諸生。自心自言曾遇呂祖，授吐納之術，其字亦呂祖命也。因謂右禹良舌曰：「余三人前身皆隸仙籍，今謫降塵凡，復得聚首，洵非偶然。幸各自努力，不昧前因；倘戀戀於紛華靡麗，汨沒至性，則墮入輪回，嗟何及矣！」朱陳皆敬信之，不敢忽。無何，三人相繼登賢書。人謂前因之說，或不誣也。余因右禹，得晤自心。時自心設帳授徒，堂中有小榻，不盈三尺，衾枕幃帳稱之。怪而致詰，自心曰：「余絕夫婦人道八年於茲，此余臥榻也。」余曰：「獨不為子嗣計乎？」曰：「凡夫婦居室，伐性促年，以圖嗣續者，皆妄也。古來羽化之士，如安期、羨門、洪崖、浮邱，固未嘗有子。彭祖謂：『上士異牀，中士異被，服藥百裏，不如獨臥。』竊服膺斯言。」余笑頷之。他日，遇諸途，接談之頃，適顯者驅車過，年可二十許，衣冠甚偉，僕從乘駿馬如龍，塵土障天日。自心太息曰：「此紉袴子，大夢何時覺乎？」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世之溺於富貴而不厭者，猶犬豕之食糞垢，人以為穢，而犬豕方搖尾咀齧，津津有味。夫珍羞何如素食，華組何如組袍；此中至理，可與知者道耳。」余亦首肯之。自心既落落無所遇，日貧乏，徒亦稍稍散去。乃遍告其交遊曰：「呂祖以余志道篤，命避世入山，將從此逝矣。願無布長金者，贈買山錢耳。」於是右禹良舌咸奔走勸募，

金錯紛投。自心因得與室人結廬房山之麓，泉石煙霞，萊妻鴻案，高風足千古矣。逾年，右禹除河南某縣宰，抵任數月，自心挈其室人，芣豆褐錐髻，擔簞躡蹻而往，謂右禹曰：「呂祖以君初綰墨綬，慮多隕越，命余夫婦助理。」凡錢穀出納，及一切酬應，內外皆總持之。右禹之姻婭昆弟，不得過而問焉。庚子賓興，值公車大挑之期，自心逐隊入都，裘馬翩翩，僕從林立，而雙腕之燦然耀目者金釧也。時余猶客都下；途次相值，幾忘其為當日誌道入山之胡自心矣。揀選得甘肅，乞假還鄉，過吳門，以金千緡，購雙媵。或詰其故，曰：「呂祖命余為嗣續計，不獲已耳。」此右禹之弟陸田述於余，並及其入豫情狀，致富買妾，咸奉呂祖之命云。嗟乎！以自心學術，倘生於元鼎宣和間，便如文成五利、王仔靈素輩，重■列鼎，金印懸肘後，豈特區區縣令哉？余又深為自心惜矣。

### ◎楚伶傳

王桂，湖北沔陽人也。娟好若女子，入萃慶部，清歌妙舞，名冠梨園。嘗學畫蘭於餘秋室太史，都人士得其片紙為幸。余見所繪便面，雖不甚佳，亦楚楚有致。因題《祝英台近》一闕云：「貯黃磁滋九畹，幽谷素香軟；修楔良辰，彩向竹籬畔。輸他子固多情，芸窗移對時，付與寫生斑管。楚天遠，偏來湘浦離伶；濡毫運柔腕，兩葉煙叢，知有墨花流。但教枕上輕揮，餘芬微度，也贏得夢魂清婉。」施學廉侍御，與有斷袖之好，寢食必俱。以其楚產，字之曰湘云。大興諸生，方惟翰者，作《湘雲賦》，倩人持贈之。桂裝演錦軸，懸之室中。方時屢躡場屋，抑鬱無聊賴，喟然歎曰：「主司不賞余文，棘園可以絕望；優人能讀余賦，梨園轉有知音。夫人生最難遇而最可感者，惟知音耳！優人與主司，貴賤雖殊，其為知音則一也！烏可以優人而忽之？」乃執贄踵門，如弟子禮。都人咸笑其妄，而不知其有托以諷世也。雖然，欲抒一時之憤，而不顧身名之污，亦無謂甚矣！

### ◎謝少山傳

甲辰初夏，余與章子次山游豐台，有客披褐低徊花塋間，揮手招次山去。語移時，次山返，謂余曰：「此君同里狂生謝少山也。相與皆酒徒，醉輒狂吟，或謾罵，不可近。」余亦遂以狂生置之。日暮返寓，忽聞剝啄聲甚急，啟之，則少山醉顏欲酡，口中烏烏吟不輟。既謂余曰：「微章子，幾與君不獲識面。以此知友朋遇合，其遲速亦如富貴利達之有數定，豈漫然哉！」余因叩其所學，極淹貫偉麗；於書無所不窺。蓋少山之困場屋也，久矣。家貧親老，迫於祿養，會朝廷開四庫館，應募繕書，得以丞■需次銓曹；懷才不遇，此其所以放情曲檠，悲歌慷慨，良有以也。昔馬遇遊汴，新豐主人目為酒徒，不之顧。夫新豐主人亦屠沽者流，其不識馬周也固宜。次山頗知讀書，宜有聲氣之孚，乃亦以狂生目少山也，余因之竊有感焉。凡士厄於時命，偃蹇失志，僅知兢業自守者，則舉世往往笑為豎儒。其中多抱負，時或宣露為不平之鳴，則又目為狂，而避之惟恐不速。然則士不幸而厄於時命，偃蹇失志，其亦何術以求免世人之白眼哉！少山昔嘗以詩酒游公卿間，高談雄辨，驚座上客，而尤器重於諸城劉石庵先生。先生時官吏部尚書，公正持衡，門無雜賓；凡都下之逐聲氣、藉資緣者，皆嚴拒之。而獨於少山，授餐適館，劇飲聯吟，庚公之斯取友必端，則少山人品從可知也。未幾，除江右崇仁丞，瀕行，謂余曰：「子亦知古人贈言之義乎？」余諷以勿豪飲，而戒狂吟。少山艷然曰：「若此則丞不負余，而余負斯丞矣！」叱馭登車，不顧而去。

### ◎人骨箸記

出永定門里許，有地藏庵，主僧陳姓，本刑部吏胥，作姦被黜，髡頂為僧。庵四週多隙地，凡客死者，皆就其地瘞之，而收其值。余春日郊游，過庵小憩，見後院草屋數椽，觸體累累，雜骨如竹頭木屑，堆置牆角如阜。有長徑尺餘，整齊裝列，高與簷等者，則人之臂脛骨也。不禁驚心慘目，呼僧而問之曰：「此何為者？」僧曰：「此歲久敗棺破塚，無子孫為之祭掃培植，暴露於荒煙野草間。衲子隨時檢拾，將焚化而掩埋者也。」余曰：「此古聖人掩骼埋■之義也，上人功德偉矣哉！」時有客語類似楚音，仰天笑曰：「其然豈其然乎？」余異其言，俟出而尾其後，詢之，客曰：「余曩者之江右，阻風沙際，同舟有客登岸，袖骨二具出，刀踞切磋之，成八箸，色白而紋理細密，似象牙，貨於鄰舟。心竊異之，而未敢問也。後相處久，兩情頗洽，值酒酣，詢其前箸，客曰：「凡駝牛諸骨，色枯乾無紋，此夫人而知之矣。象牙紋直，色微黃，而有澤；此商王受所創制以佐玉杯者也。然象產九真日南，非如犬羊牛馬之多也。數歲一易齒，能給海內之用乎？今天下之大，比戶而索，象牙諸器，不啻竹木，是象牙多於犬羊牛馬之骨也。」因以手指其臂，復舉足，而指其脛。余驚曰：「然則人骨乎？」曰：「凡色白而紋理細密，諦視之，中有方格隱隱者，皆是也。居是貨者，非他人，皆游手游食、說地獄因果、勸人念佛戒殺放生之禿奴也。每歲檢拾積貯，私貨於治骨之家，以其觸體雜骨，焚化掩埋，以掩人耳目，由來久矣。」余憮然曰：「然此其所以獨取臂脛，整齊裝列，不與雜骨混置牆角者乎？免死孤悲，物猶類，胡乃同具人形，忍心慘毒，曾狐兔之不若耶？地獄之設，正為斯人！」

### ◎李少自傳

李杜字少白，與余同邑里，弱冠北游入銓部，為驗封主案吏。日治簿書，夜篝燈讀。好為詩，遇有感發，即閉門索句，以抒寫抑鬱；吟之既久，卷帙遂繁。顧多志微嗚殺之音，鮮溫柔敦厚之旨，識者決其終身之■落也。與余旅居，僅數武，得以時相過從。量不勝三蕉，相對輒飲，少酣，書空咄咄，款款不自勝。余曰：「何憂之深也？」曰：「余肆力於篇什，幾二十年；竊冀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，步少陵太白之後塵；顧姿性魯鈍，學殖荒落，僅如候蟲野鳥，應時而鳴，究無當於風人之旨。立德立功，非敢妄擬；立言垂後，宜乎有志之士，力所優為，而余亦漠然不敢自信。半生忧心劇日，而為之者，徒供覆醬甌蠶箔之用，能無浩歎？至寒家五世以來，皆一子相承，無兄弟，孑然一身，任宗祧之重。恐一旦溘然犯霜露，李氏宗祀不幾絕乎？」余為之憮然。無何，其室人卒，少白作悼亡詩三十章。余曰：「此王武子所謂文生於情者乎？」自是得嘔血疾。其東鄰賣酒家，有女極慧美，欲購為媵。鄰人昂其值，力有未能。因倩畫師寫己照，著犢鼻淋器旁，一少女當爐，意蓋有屬也。都下詞人，爭為題詠。余亦題《賀新涼》一闕。逾年續娶，數月而前疾復作，握手謂余曰：「李氏宗祀從此絕矣！」死後，君以一闕哀詞哭李郎耳。其契友徐君名端揆者，囊貲殷富，豪俠好義，能濟人之急。少白招致之謂曰：「鳥死鳴哀，以後事累君。」徐慨然諾之。數日卒，卒之前一夕，檢其二十年所著詩稿，付之一炬。傷哉！徐經紀其喪，皆身任之，不食言。而更調資供室人衣食，可謂賢矣。獨是余與少白有鮑子之知，死生永別，不克與徐君分任其事，少盡友誼。《詩》曰：「每有良朋，況也永歎。」不禁愴然欲絕矣！

### ◎珠市武弁擒奸記

珠市口，為京師四達之衝，設都閫鎮之；麾下兵弁，晝夜邏察，遇作姦犯科者，即擒送提督府，居民之寧擾憑焉。而武弁之黜陟，亦係焉。忽有少婦與老嫗，攜一子，居市之東偏。弁士睹其色美，屢挑之，不可犯。然疑其冶容，必不貞，思伺短以泄憤。一日薄暮，見男子叩門而入，與婦問答，多柔昵聲；所語又隱約不可辨。弁曰：「假猩猩，頻作態，今得之矣！」因密言於都閫，夜半率兵役十餘人，升屋而入，就榻上，並男婦執之。天明，正擬訊供詞申送，而金吾緹校忽至，始知所擒者，乃夫婦，非犯奸者。男子之昆弟，及婦之父母，已於黎明以資夜劫擄婦女，列詞吁訴矣。男子金姓名德一，售估衣為業，往來於保陽正定間，去必數旬，始返。婦之移居，金未見也。歸因日暮，寄行李於同行商侶家，隻身奄入，跡固可疑；而弁士挾嫌伺釁，已非一日，捉影捕風，遑辨真偽乎？遂使夫婦居室，比於姦淫；官役逾牆，同於劫盜。質訊後，夫婦釋寧，都閫弁士，皆論如律。此說聞諸故老，為雍正間事。

### ◎蜀伶陳銀遇盜記

蜀伶陳銀，走數千里，來京師，入宜慶部。短小精悍，顧盼自喜。演劇時，雖傅粉調脂，弓鞋窄袖，效女子裝束；而科譚詼諧，褻詞穢語，丑狀百出。屠沽及輿台隸，往往拍案狂叫，歡聲雷動；其臭味相投，所宜然也。久之，士大夫亦群起叫絕。劇中無陳銀，舉座不樂。數年間，侑觴媚寢，所得金綺珠玉，累數萬。陳銀於是居奇炫異，謂京國尚者如此，凡踵門求款曲者，無纏頭之贈，贈或不豐，皆拒不納。一日，日既暮，有客乘後輪車，被服炫麗，僕從如雲，云粵西參議，計偕來京。握手道相見之晚，語次頗稍動，一健僕奉千金至，曰：「聊以表數年來萬里思卿之意，待公事畢，尚擬略盡綿薄。」語畢，辭去。陳銀私為此入真奇貨，持其裾欲留信宿，以罄其囊橐。客沈吟再四曰：「余甫入都門，諸事蠅集，無已，明晚當受教，過此無隙矣。」次日，陳銀設盛筵，並出其妻妾，豔妝侑酒，履舄交錯，杯盤狼藉。客令群僕返寓，而屏諸侍席者於重門之外。夜分人寂，潛以迷藥入醴中，遍觴諸人，少選皆昏仆。客一聲呼嘯，群僕從屋上躍下，陳銀數年所蓄、侑觴媚寢之貲，傾筐倒篋而去。

### ◎葉子春傳

葉子春，宛平諸生也。貧乏不能自存，同里有溫姓者，財雄於鄉，生子八歲，延師未就。子春踵門請曰：「某非好為人師，慕台翁高誼，願廁門下；■脯之豐儉惟命，不敢較。」溫納之，然薄其自薦，傲不為禮；一切飲饌，俱草草。子春則先意承志，欲得主人歡而無術也。因謂溫曰：「聞翁闔席久虛，微弦未續，寧欲終身守義乎？」溫曰：「余欲求美而慧者，主中饋；顧里中難其選耳。」子春曰：「余東鄰有女，貌可羞花；翁如有意，願執斧柯。」溫曰：「是非柳岸小樓，日憑窗而刺繡，人共呼針娘者乎？」子春曰：「然。」溫曰：「昨歲已受西村某氏聘，人所共知；羅敷有夫，子何妄也？」子春曰：「以台翁門第，有欲攀附而不可得者？今俯彩葑菲，不啻薦蘿係松柏；縱措大執迷，有儀秦之舌在！」溫漫聽而漫應之曰：「好為之，事脫有濟，不忘蹇修。」越日，子春返命曰：「日來反覆開陳，幾敝余舌，今諧矣，敬為翁賀！」東鄰遂絕前約，而更納溫聘。某訟於有司，子春為設策，上下夤緣，當事左袒，某無如何也。吉期已訂，溫設盛筵，揖子春而謝曰：「始吾以先生為庸人，今而知先生天下士也！從此余家鉅細，將並煩先生矣。」子春更詡詡自負。次早，忽倉惶入曰：「昨晚歸家，偵知某氏於明日夜半劫鄰女矣，事在危急，當先發制之！」溫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子春曰：「鄰女常從荆妻學刺繡，頗相愛，故余每他宿，女輒過相伴。今夜就余家挾之而歸，如探物懷中，翁誠沙吒利，余為古押衙矣！」溫曰：「宜先令尊聞知之。」子春曰：「從來舉大事而謀及婦人者，靡不敗，此事惟余實始終之，毋慮也。」是夕，三鼓，率僕十餘人，執械而往。老嫗應門，啟之而入，至窗外，聞笑語聲，知鄰女之在室也。排闥入，令妻匿牀後，呼群僕以衾裹女而出，抵溫家，則燈火熒熒，笙歌闐咽，候花燭矣。昇女於內，令己女與姬侍為之易妝。啟衾，則一禿奴，裸伏牀上，口呼佛號，稽顙乞命。溫大怒，呼子春，披其頰，並僧逐之。噫！鄙哉子春之為人也！身列青衿，乞憐於賈豎，至欲奪人之妻以媚之。而己之帷箔，暗為緇流所玷，卒之求榮反辱，求親反疏，亦何為哉！亦何為哉！

### ◎紅娥傳

大興陳某，忘其名字，宦於蜀，與同僚金陵金某締金石交。金有愛女紅娥，美而慧。陳有子如玉，亦倜儻不群，交相愛慕，締為婚姻。後陳罷官歸里，時金女未及笄，陳子方舞勺也。臨別，復申前約。未幾陳卒於家，而金則由■累遷至司馬。春風得意，郡守監司，操券可得。陰念陳氏式微，正宜結螭高門，蓬戶甕牖之子，葑菲可棄。而陳子亦以道里遼遠，音塵間隔，不復置念，遂納舅氏之女為妻。越數年，如玉以家業日漸荒落，貨其遺產，權子母，恒往來於齊魯燕趙間。偶過東昌，閒步柳堤，見一家荆扉半啟，有女憑欄，柳黛凝煙，桃腮暈玉，心竊好之。凝眸不轉，失足墮溪，巾服沾濡。門內出老嫗，款之入室，為易衣履，慇懃詢邦族，具答之。忽屏後鶯聲呼嫗入，私語移時，出曰：「當日官西蜀名某者，係君何人？」曰：「余父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君非如玉乎？」陳矍然曰：「汝何由知之？」嫗未及答，女即泫然出曰：「君憶與西昌丞金氏締姻乎？妾紅娥也。曩者翁罷任將歸，攜君過別，竟日盤桓。嗣父以擒鄰邑劇盜，三年中擢至滇南司馬；以所轄銅廠虧課，橫被吏議，藉資賠補，案甫結，而父母相繼殞謝。當日父遇宗黨寡恩，故任所無期功強近之親；妾孀孤女，遂遭奸人掠騙。當時不難一死，竊以留清白之身，而致父母旅櫬，飄泊風雨，孤魂異域，心實難堪。生死輕重，略為權衡，是以蒙恥忍辱數年。雙棺已卜土安葬，父母之事畢矣。而瓊漿之飲，已許裴航；玉鏡之投，終歸溫嶠。故不辭萬里之遙，間關跋履，北上訪君。昨夢亡親謂『明日墮水者，即汝婿，毋勞遠涉。』今相逢邂逅，詎非天作之合？適聞君彩繩別係，秋扇長捐，此君負妾，非妾負君！試問自今而後，焉置妾乎？」陳雖側然於中，而終薄其章台弱柳，已遭攀折，詭辭答曰：「余濟南尚多逋欠，匝月畢收，當攜卿歸里，毋戚戚為也。」於是治酒作黍，款語終宵。次日，女牽衣攬涕而告曰：「妾身如斷梗，所倚惟君；身雖玷，心則潔也！伏冀棄瑕原情，勉供箕帚，六旬之約，敬聞命矣！逾期不至，妾惟投繯伏劍，晤君於夢寐耳！」陳再三珍重而別。至濟南，部署贊裝，逡巡北上。抵家以金女事告其妻，妻故賢淑，深咎其忍，陳曰：「不貞之女，動以死自誓，求節婦於青樓，亦空谷足音晦明日月乎？」語次，有婢忽伴狂號泣曰：「妾本清白之裔，因汝負心別娶，俾妾至此。妾之不貞，咎有攸歸；況以弱質孤身，物色君於數千里外，心亦苦矣！乃面訂兩月，托故潛歸，君心尚可問乎？妾已於某月日投繯，訴於岳帝，行將與君就質耳！」陳與妻皆惶怖長跪，哀之，許為追薦資冥福，及四時奉祀，皆不允。曰：「然則為卿立木主於堂，而歸柩於陳氏之壟何如？」曰：「若此，則妾恨全消，含笑地下矣。」嗟乎！翟公謂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；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當其勢均分敵，寅好綢繆，非申之以婚姻，不足盡其契密；迨勢分懸殊，即陰圖敗盟。斯時固惟恐陳子之復尋舊約也。一轉瞬而身亡家破，息女為娼，金某能逆料乎？如玉究以稚年寡識，且音疏道遠，別婚之愆，按律原情，猶當末減，孰謂天道無知哉？

### ◎玉兒傳

李重華，江左諸生也，納雍赴北闈。時都下樂部中有李玉兒者，色藝雙絕，名冠梨園；達官巨賈，或納綺兒，如蠅蚋趨羶穢，日相徵逐。他人惟凝睇而望，不敢近。欲登其堂，必執贄；贄不豐，相接亦落落，茶一盃，寒暄數語，即退，不能腆顏久踞賓座也。生偶過歌樓，見之神魂飛越，不能制；思與握手道款曲，而客囊羞澀，莫盡綿薄，惟日攜杖頭錢，往院中觀演劇。久之，贄盡，典質亦空，不能作願曲周郎矣。因訪其居址，日伺門外，俟登車，即先於其所往候之，如是半年。玉兒竊怪於中，欲詢之，而未發也。一日，大雪迷漫，赴願者之約，元陰晝晦，衢路人稀，而平日之躑躅道周，眈望顏色者，又衝寒冒雪，侍立車側矣。玉兒問曰：「君何為者？」生淚涔涔下，嗚咽不能語。邀之入室，叩知其敵，玉兒笑曰：「君既讀書，當思奮跡雲路，以圖進取；不宜妄自菲薄，■落至此！雖然，士為知己者用，女為悅己者容，足下我之知己也！請為君作居停主人，勉供膏火，復理慧業何如？」生唯唯。適某顯者誕日，玉兒屬生賦詩百韻以進。時祝嘏者聯幃累軸，而名作獨推生，顯者大悅。由是玉兒益愛敬生，聯牀語夜，漏座銜杯，凡可以娛生意者，靡不盡。逾年，秋闈報捷，繼登進士，入翰苑，重華屬厄酒撫玉兒肩曰：「余向者喪志落魄，幾墮泥塗，微卿何以有今日？敢敘雁行，用答高義！」玉兒因呼生為兄。凡平日相與往來之達官巨賈，及納綺兒，皆謝絕不復與通。後生出知某州，既典郡，自簿書外，皆玉兒一人總持之。相從數十年，交情不替如一日。重華卒於官，復經紀其喪，撫其幼子，若猶子焉。嗟乎！天下之至微極賤者，莫優伶若矣。乃亦知有知己之感，引手窮途；及知其懷才不偶，雖衣敝履穿之士，亦敬奉之，不敢忽，若預料其能發跡於異日者，孰謂伶人也，而可忽諸？

### ◎義夫貞婦傳

程允元字孝思，世為淮南望族。父勛著，運饑莢於維揚，日漸凌夷；遂棄其業，游京師。北平平谷人劉登庸，謁選銓曹，邂逅

逆旅，締為婚姻。時劉女程子皆稚年也。劉除河東蒲州守，六旬無子，署中惟老妻弱女、臧獲數人而已。妻尋卒，劉感愴，遂得疾。臨終，謂女曰：「淮南程允元，汝婿也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當謹志之。」卒後，女扶柩歸葬。勳著自劉抵任後，亦數年物故。孝思服闋，正擬赴省，聞外父卒，遂直趨平谷，訪其鄉鄰。云：「女葬親後，不知何之。幾椽老屋，迄今猶局狹也。」程以蕭條行李，走數千里道，裘敝金殘，大為逆旅主人白眼；躑躅窮途，勢將潦倒。會逢俠客，贈以貲裝，得逡巡南返。先是劉居官清介，故卒後囊無餘資，女以針帶度日。里中多其賢淑，求婚者踵接於門。告以囉敷有夫，而人未之信也。女有姑母，出家津門接引庵為尼，潛往依之。尼勸其披剃。女曰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豈敢毀傷？且父於易簣之辰，猶諄諄於程生姻事，焉敢背之？惟有匿跡銷聲，以杜悠悠之口。截髮毀容，不敢聞命矣。」由是深藏密室，雖三尺之童，不獲覲面。朝夕仰天默祝，冀一見程生，死不憾。而孝思自落拓歸家，生計益絀。或有勸其別求匹偶者，孝思愀然曰：「劉女存亡未卜，亡則已耳；脫其尚存，守貞待字，棄之不祥。《詩》曰：『不思舊姻，求爾新特。』吾不為也。」鬼然獨處，幾三十年。年且五十，藜不充，課蒙於漕艘，南北往來，歲以為常。乾隆丁酉四月，舟次津門，與旗丁某，登岸入茶肆。適有語劉女事者，諦聽之，得其詳，遂詣庵求見。老尼為陳顛末，尼轉述於女，女曰：「桃夭梅實，所貴及時。衰年締花燭，聞者齒冷矣；敬謝程君，三生緣薄，夫復何言？」程要之再三，終不允。遂吁詈邑宰。時宰為金公之忠，良吏也，即命駕赴庵，反覆勸諭，責以大義。次日，延女進署，與程合卺。一為曠夫守義，從無狹斜之游；一為處子懷貞，不作失時之怨。故兩人年皆五十有七，齒未搖，髮未白，面無梨凍痕，不知者咸擬為四十許人也。夫古今貞義者不少，然女貞而男或不義，棄秋扇而長捐；男義而女或不貞，慕《有狐》以寄詠；未有相隔數千里外，聞問不通，生死莫必，彼此各矢貞義，積三十餘年如一日者。卒之天佑善人，為之作合，於顛連困苦百折不磨之後，謂非熙朝盛事歟？金明府既成其美，復為詳請旌獎；而又慮義夫貞婦之無以歸，歸無以養也，於是首捐糜俸，為諸磋商及紳士倡。一時傾助者，金錯紛投，夫婦得買舟南返，構室置產，若素封家。客有自淮南來者，謂孝思歸後，連舉二子。相傳婦人五十而信水絕，今劉女六旬而孕，此又古今來所未有。豈彼蒼賞善，必曲為周旋，有加無已，不使一毫缺陷，以為世勸乎？劉女以衰年花燭為嫌，若世之及時婚媾，飽暖安逸，至中年夭喪，或垂老孤貧，其視程劉又豈羨不遑矣！

### ◎陳天隱傳

南西門外，多農。有陳天隱者，祖若父，皆胼手胝足，負耒耜而耕，終年未嘗得飽食。天隱十餘歲，父令業農，對曰：「耕雲鋤雨，所得幾何，而役役於此耶？」秋稼登場，父儲穀以償租。天隱私糶之，曰：「某貨可居。」旬日間獲利數倍，父奇之，聽其居積，不十年，富甲一鄉。其持籌握算，絲粒無遺，而尤能辨金色之高下。凡金色等差，自一逮十，習之者，從師指授，越三四年，尚有毫釐之失；天隱一寓目，莫有能欺之者。晚年，兩目失明，市僧兒咸揶揄之，謂：「陳氏子，數十年來，待其雙眸炯炯，今而後以銅鐵錫作金付之，亦將什襲而藏，尚敢踞■，逞其喋喋耶？」天隱聞之笑曰：「盍請試之！」持金嗅以鼻而辨，不爽。於是咸驚詫以為神，且有嘖嘖歎羨。謂天隱一生，何自得此神術，以致富饒也？天隱曰：「凡五金，皆有氣，公等未之審耳。昔狼■荒國人，與中國互市，遇夜以鼻嗅金，古其有法，余能審其法，以意會之耳。」或又曰：「子每遇貨物，居之輒獲利，非有前知之術乎？」天隱曰：「余亦以天時人事，測之耳，烏有術？且余之所以為此者，念祖父歷世耕耘，劬勞無補，因改農而賈；商賈之人，惟利是圖，昔賢所鄙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『如賈三倍，君子是識。』余滋愧矣！」於是都下士大夫聞其說者，咸歎服，多其能貨殖，而且知義也。其以農夫子，恢廓祖父之業也，宜哉！

### ◎正陽門記災

珠市，當正陽門之衝。前後左右，計二三里，皆殷商巨賈，列肆開廬；凡金綺珠玉，以及食貨，如山積。酒榭歌樓，歡呼酣飲，恒日暮不休，京師之最繁華處也。庚子五月十一日午後，居民不戒，失於火，黑煙迷霧，烈焰飛颺，不可向邇。提督及五城員弁，雖竭力沃救，亦杯水車薪。至二鼓後，忽延及正陽門外郭之敵樓。樓高五丈有奇，皆■以巨石，無一椽之木為祝融氏引緣；周圍炮穴，凡七十有六，火自穴中橫貫而出，光照數里。余時僑居打磨廠之東，相隔僅數矢，竊念客中長物，剩有青氈，即付之一炬，無足介意。乃竟獲倖免。至次日晨刻始熄。回祿施威，何其暴也！然是焚也，毀房舍器物，而不傷人，殆子產所謂「民望知畏，故鮮死」歟？

### ◎俠客傳

寶店距彰義門二十里，為旅客尖宿之所，亦南北往來必經之地也。離輦轂切近，金吾緹騎，恒偵探賊盜，盤詰姦宄，凡異言異服、形跡可疑者，擒獲無得脫。一日，有客黑面虬髯，自北而南，語音似楚；結束整齊，跨黑衛甚駿，佩刀外，無長物。入店呼主人，速治具。解腰纏出白金一囊，陳几上，屬買雞豚牛酒，多多益善。主人曰：「此物宜善藏，露虞有失。」客曰：「此物予得之甚易，愛者任取之耳。且予蹤跡遍天下，未逢豪客，豈蕞爾寶店，轉為萑苻之藪乎？」少頃，酒肴羅列，客掀髯大嚼，連酌數十巨觥不醉。而下酒物已罄矣。因以餘酒斗許，傾瓦盆，飲黑衛，熄燈而寢，鼻勾■聲雷動。逆旅主人白保甲，旋有汛弁暨緹校數十人，圍繞戶外，擬俟天明執之。日向晨，客啟門欲出，眾人圍而前。客笑曰：「昨宵不戒，陳金几上，汝曹今欲白晝行劫乎？」舉手一揮，眾皆顛仆。村中有張姓者，拳勇絕倫，而尤長於槍，人以張鐵槍呼之。聞喧嗽聲，疾趨而至，舉手砍客胸。客駢二指，撥其頰，張即仰仆數十步外。客曰：「如此伎倆，亦欲與乃翁較勝負耶？」張故以拳勇自負，授徒數十人，今為客所辱，愧且憤，呼徒畢集，環而攻之。客於眾中奪一棍，四面揮擊，中者輒仆，無敢近跬步者。客於是從容就櫪下整驢鞍跨，於背拔佩刀，向飲馬石槽上一揮中斷，曰：「以汝曹頑骨，只須以木棍，橫作教刑。若試以佩刀，一村無噍類矣！」發聲長嘯，煙塵滾滾，瞬息不見。

### ◎吳小將軍傳

己巳之冬，余自汴入京，僞居櫻桃斜街之旅店。旁舍有客，徹夜■尹唔，繼以歌嘯。次箕踞之，方早覘坑上，擊豚肩而食，連舉巨觥，旁若無人。時朔風怒號，彤雲釀雪，輿夫、賣菜傭，且反披羊裘，若漁蓑，猶聳肩縮脛作殼棘狀。客衣單■合，脫帽露肘，額上汗津津也。坑無衾褥，而書籍縱橫，几榻皆滿。因入室，與之接談。客笑曰：「僕飲食之人也，風塵勞悴，寂寞枯槁，無當世用。不祥姓字，何足為足下告？」稔視其年約二十許，語音類吳下。因私詢逆旅主人：「客何為者？」主人曰：「客來匝月矣。至之日，時方夜半，叩門甚急。啟之，兩健兒負箱篋置之而去。問其姓氏里居，皆不答。視其行李蕭條，而書籍甚富，必非暴客，故任其居處，而不疑。然一月來無交遊往還，日用飲食過侈，而白金累累。日者有鄉人自塞外歸，云昨歲嚴冬，遇客於榆關道上，輕裘肥馬，行李甚都。其夜同居逆旅，有綠林豪客，十餘輩，持白挺彎弓殼矢，思創其貲裝。客奪挺縱橫揮擊，中者輒顛，擲十數武外，不能起，餘皆伏地乞命。客曰：『鼠輩不足污吳小將軍刀，急昇去，毋緩。』於是盜皆扶掖，背負而散。其為係出延陵，而驚勇■健，將軍之稱，非誇語也。」會余有保陽之役，返逾旬，而客去主人。謂余曰：「吳小將軍於前夕款段出都門矣。」余曰：「嗟乎！客果何許人乎？其狼啖牛飲，則有炮■憑陵、啗鳴叱咤之風；暴客猝臨，從容格鬥，則儼然可馳騁熊羆之隊，而爭上駟。至於行裝蕭索，而典籍橫陳，則不啻寶威之窺，杜預之癖也。古人上馬殺賊，下馬作露布，安知非客所優為？歐陽永叔曰：『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，而消磨老死於山林之間，卒不得而見者。天下無事無繇知之也！』余終不知客為何許人也。」

### ◎毛老相公傳

前明洪武初年，凡老民年七十以上者，例得朝覲。有新會人毛某，奏對明敏，高皇因問曰：「朕築室後湖，藏天下黃冊，宜作

何向？」毛對曰：「東西為佳，早晚日曬，庶無霉濕蟲蝕之患。」高皇首肯者再。室成，遂坎地，埋老人於其下，曰：「浼汝謹守，無廢朕命。」故雖歷年久而充棟之冊卷無恙。宏治間，戶部尚書鄭琛，嘗於日暮坐後湖廳事。見一老人揖而言曰：「吾為朝廷守冊，百四十餘年，未蒙當事諸公只雞樽酒之賜，恐非所以待有功也。」今京師六部中，亦有毛姓，相傳係會稽人，曾為部中主案吏，卒後葬永定門外。凡有年久案牘，卒無可覓者，望空默禱，其應如響。三月某日，為毛君生辰，奉瓣香而稱祝者，相望於道。每歲清明，部中從事者，咸攜樽挈■，為之祭掃，如子若孫，奉祀其祖父，不敢懈。新會毛君，既不得其死，死後越百數十年，曾無知者，至向當事而乞食，亦可哀已！而會稽毛君，則掃墓有人，生辰致祝，牲醴之奉，終歲不絕。均為朝廷守案牘，而幸不幸，懸殊如此，可發一歎！

### ◎朝鮮使臣記

友人盧藥林，於琉璃廠書肆，晤朝鮮使臣。視其貌，清俊不凡。進與語，各不能辨，因以筆墨作問答。自書洪姓，名大榮，號涵齋，曾五舉於鄉，始登進士，今官翰林。蓋其國鄉會試，以詩、古文、經解，分三場；會試不售，仍與秀才同人秋闈，不赴，則以詭避論。科目之難，視中國為尤甚焉。間述其榜後忽委頓，無疾而呻吟牀次，朝夕入睡鄉，家人強之飲食，未畢，<鼻勾>聲輒起，數月始醒，因又號「足睡居士」云。藥林贈以詩，將歸，握手不忍別。逾年，復奉使入貢，遍訪藥林、麗藥林旋里。又逾年，使臣李命圭號耦山，亦晤藥林於書肆，詢涵齋近狀，則進秩蘭台矣。將歸之前一日，耦山留贈彩箋清心丸數事。又出其著《陶情集》索題，衝容和雅，似合乎開元天寶之風格，所謂取法乎上，得乎中者。相傳朝鮮為有殷箕子之後，故其國崇學校，明禮義，弦歌雅化，猶有存焉。藥林故工書，因作楹句贈之曰：「快睹彩毫傳麗句，偶懷舊雨得新知。」又屬其攜贈涵齋曰：「望月三秋夢，揮毫萬里情。」余時在座，亦口占七律贈之，「銜命梯航覲紫宸，風流文采羨詞臣；聖朝柔遠宜恩渥，荒服輸誠入貢頻。舊雨新知皆繫念，彩箋靈藥總宜珍；小明莫向歸程賦，計日帆收鴨綠津。」

### ◎國初某中堂

國初，某中堂勢位隆赫。有張姓者，以商賈起家，積貲鉅萬。為人鄙俚不文，拙於語言，百計夤緣，將登仕籍；與中堂之從弟，締為婚姻。因謂曰：「余與若，既為兒女聯姻，則若兄亦忝在姻末，而從未識面，上游寅好知之，殊減顏色；倘得引之一謁，拜君之惠良多。」弟曰：「謁見殊易易，慮君語言獲戾耳。」張曰：「君盍教之，當默記不忘。」因授以頌揚及寒暄數語，令復之無訛，遂為先容。越日，進見，中堂曰：「壯年筮仕，展新猷，布雅化，老夫與有榮矣。」張面赤，汗淫淫下，蹙■而對曰：「久仰大人老奸巨猾，為朝野所畏。」中堂大怒，拂袖入，從者揮之，垂頭喪氣而出。人謂張之拙於語言，固也。而中堂之老奸巨猾，誠然不謬。張殆聞之已稔，故倉卒間信口出耳。

浙人徐姓者，除湖南祁陽宰。時陳公諱輝祖，撫浙，適入覲在京，因往謁之。陳家祁陽，謂曰：「敝鄉凋弊日甚，繭絲保障，其在君乎？」徐曰：「楚人多詐，由來已久，當創懲之。」陳公為之默然。

### ◎梁中堂義女

會稽梁階平先生，由戶部侍郎，晉爵大司農。聖恩優渥，宣麻補袞，拭目可俟。有某翰林，令其夫人執贄登堂，拜先生為義父。拜畢，出懷中珊瑚念珠，雙手奉之。先生面發赤，疾趨而出。某夫人持念珠迨至廳事，圍係其頸。時座上客滿，皆大驚失措。越日，有人題詩於門外曰：「才從於第拜乾娘（金壇於中堂妾，封淑人。某夫人，其義女也），今拜乾爹又姓梁；熱鬧門牆新戶部，淒涼庭院舊中堂。翁如有意應憐妾，奴豈無顏只為郎？百八念珠情意重，臨風幾陣乳香花。」余同鄉章石齋，與先生鄉榜同年，時亦在座，親見之，述於余。問翰林為誰，笑而不答。

### ◎聾隸

直隸河間府獻縣城隍廟，泥塑皂隸，昂首注目，狀若傾耳而聽。相傳隸兩耳無聞，善為人作「龍陽」之媒。焚楮籙，附耳私語者，實繁有徒。有戈姓者，悅鄰人子，謀之歲餘，而莫諧。或謂鄰子曰：「戈某屬意孺子久矣。子饑推食而食，子寒解衣而衣，其通慇懃竭誠款者，非一日。而子守身如執玉，拒之實嚴。聞某將禱於城隍廟之聾隸，吾憫子之無知也，而虞子之終不免也。」鄰子笑曰：「吾必有以遂其欲，子靜伺之，當有所聞。」一日，日既暮，戈某入廟對隸長揖。未及至禱，忽暗中一人突起殺之，並毀隸像，縱火焚廟。有司捕之不獲。余客樂城，土人為余語之如此。今廟中復塑聾隸：側其首，目睨視，作傾聽狀。而禱之者殊罕。豈經鄰子殺人焚廟之後，城隍神能戒飭其隸，不復使作姦犯科於殿廡間乎？抑土偶之隸，前此狐鬼所憑，以博楮籙牲醴之奉；而廟中赫然危坐之城隍，虛有其像，靈爽固未之式憑乎？是俱不可解也。亦存而不論可也。

嶺南潮州揭陽城隍廟，亦有聾隸。人俱呼為「三官」。有調變童不得者，焚香隸前，以指抉其耳竅，吻近竅，密禱之，事無不諧。諧後酬以牲醴，肩摩踵接，日夕不休。若忘其有城隍神，垂紳正笏危坐於上者。或曰：城隍最靈異，凡人廟不誠者，殛無赦。所以有求於隸，必吻接其耳，虞城隍神之有所聞也。夫城隍載入祀典，非尋常淫祠可比也，其神必聰明正直。所轄邑內，極窮鄉僻壤，善良奸佞，不能逃其鑒察；非如人世邑宰，耳目有所不及，輒受吏胥欺蔽也。乃殿廡之間，相離咫尺，終日任其交頭接耳而不疑，視牲醴香楮之獻而不問，隸果耳聾，神則聾且■矣！凡仕於粵者，計偕來京，恒為余道粵人之奸慝，日甚一日，不可以理論，不可以德化。或者藉神道設教，以儆愚頑，知所忌憚！茲則案下之隸，日為淫褻之媒，而神夢夢毫無聞見，則無藉之徒，安得不恣意妄行，常罹法網哉？

### ◎西峰活佛記

西峰活佛者，順義之村婦李氏也。夫張某，早死。遺二子，其一出家為僧，貧難自給。鄉人任五，素篤黠，與婦有私。因謀結草庵於西山，謬施符水療疾病；求治者，焚香於前，視煙之聚散，而辨其休咎焉。時或偶中，互相傳播，遠近聞風至者，摩肩擊轂，檀那之施，橐遂以豐。於是度地鳩工，創新寺宇，檁■{亡木} <廣留>，金碧莊嚴，飛虬棟而舞蟠螭，駕虹梁而曳文杏；昔之蓬戶泥垣，變為蕊宮紺殿矣。因以西峰名寺，而自稱「活佛」云。殿中設蓮座，黃綺為捆。布金者至，皆持香長跪，匍匐稽顙。婦則合掌跏趺坐，不為禮。而金少施薄者，且不容入也。始猶奔走村氓，繼而縉紳家，亦趨謁恐後。香車寶馬，雲鬢花鈿，居曰焚修，來為祈福。男女既雜，姦宄從生。而■林選佛之場，遂為巫峽行雲之地。緹騎訪聞，金吾擒治。籍其所蓄珠玉金綺而外，違禁之物，難更僕數。遂與任五並按以法；往來狎■匿者，置不問，存寬厚勵廉恥也。嗟乎！自大雄氏有讖悔之說，而淫惡狂徒，遂藉作遁逃藪。謂頻呼佛號，可消罪孽，行且獲福；況活佛當前乎？其望風而趨，何足怪！乃一人其域，如溺深淵，古來燒香聚眾，遂至殺人謀逆，漸其可長乎！

### ◎鄭少白傳

鄭琨字睦堂，號少白，家蕭山之湘湖。少孤，育於舅氏，讀書寒暑，晝夜不懈；象勺之年，業大進，補縣學生。會舅除山西介休令，使總司出納。介休為山右膏腴之邑，計終歲金錢出納，約十餘萬。司其事者，持衡握算，分其羨餘，亦可得數千金。少白夷然不屑，曰：「余不勝斯任，請諸會計者主之。」會稽梁階平先生，為晉參議，好獎引後進，亟稱之，招入幕府，語之曰：「子制義博功名，有餘矣！然學者嘗淹貫古今，精研道術，豈區區尋章摘句已乎？」少白因北面執弟子禮，更肆力為古文辭，旁及詩歌，

問摹晉唐法書，及篆隸。每遇秋闈，擔簦歸里。屢試不售，無愠色，曰：「余學業未進，其誰尤？」迨北闈又闕，而進取之志始衰。盡焚其素所讀書，日縱筆臨池，書法益進。時梁公已進爵戶部尚書，少白自歲時誕日一謁外，雖招之不往。梁公謂曰：「予果志高行潔，然獨忘師生之誼乎？」京師逐聲氣者，咸托求梁公書以納交於少白，皆謝卻之。獨與余晨夕過從，飲酒論詩。嘗屬余作山水小幅，余曰：「畫不徒作，當易之以書。」少白欣然。時當雪夜，挑燈呵凍，為書惠連、希逸《雪月》二賦。余亦如約報之。其中表某，數以縑素索畫，余不答。會筮仕安徽，脂車待發，見畫欲持去；少白不可，某解狐裘易之。少白曰：「余豈市僧狙獪，肯以良友所贈，易狐裘哉？」其重交遊如此！生平不畜於財，好周人之急，故隨舅氏任數十年，橐無長物。居恒慨然曰：「安得十數萬白籜，散諸戚友，及桑梓之貧乏者，匝月而盡，不留錙釐為快？」倘少白得遇於時，古人義田麥舟之風，何多讓焉？余因竊怪夫世之財雄閭里者，雖兄弟急難，欲其探囊，銖兩是靳，曰：「余苦心滋殖，將以貽子孫也。」強之詞色俱厲；而其家恒得粟紅貫朽，享鮮衣美食之奉。而慷慨好義之士，每淪落終身，不克少伸其志。此司馬子長所以有「天道難知」之歎歟？後其舅坐法，死於京，少白遂失所依。經紀喪事，扶柩南旋。逾年卒。其生平著述，不輕示人；一子尚幼，死後孰為編輯遺文？余憫其篤行好學，湮沒而無傳也，故為之敘述如此。

### ◎酒甕貯雲記

張子右銘，其先與余同里。祖某，質遷北平，往來熱河，遂家焉。距熱河二百里，為木蘭，皇上每年八月秋■，圍獵於此。右銘性豪縱，喜遊覽，恒策蹇隨鑾輿之後，而瞻羽毛車馬之盛焉。一日，遣僕貽余兩甕。甕即吾鄉儲酒器。以棉紙封口甚固，而題四言於其上，曰：「無心出岫，鬱勃丹垠；儲以盜甕，遠贈畸人。」余不解所謂。僕人曰：「此帶隱山梁白雲也。其地距熱河二百里，萬山圍抱，正中高峰，名帶隱梁。每陰雨時，以潔淨甕，貯少水，置山頂，雲即迤邐而入。俟其滿，用紙層封，遇天氣晴明，微風不■，鑽小竅，雲即縷縷出，足稱奇觀。」余隨試之。一線從竅中起，若薰爐篆煙，裊裊不斷；始而藹然，俄而油然，襲衿袂，繞簷除，輪■杳靄，鬱鬱紛紛，漸而匝地圍天，日色晦暝，詭詭然幾疑大風之將起，欲乘之而游帝鄉也！噫！以天下之大，古今之久遠，凡事之未經耳聞目見者，豈少也哉！

聞其地又有噴雲，虎形，如守宮，而大倍之；眉有五道，土人因又呼為「五道眉」。匿山砌中，恒翹首張口吐白氣一線，至天半，即成白云。

### ◎張晉傳

太原張晉，世家子，丰姿秀整，眉目如畫，潘岳、衛■，不足喻其美也。年十四，應童子試；學使愛其俊秀，補邑庠生，且置前列。每出遊，市人咸屬目，圍繞如堵牆，嘖嘖歎賞：「為何處玉人，其叔寶、安仁再世乎？」婦女遇之，則更流盼。或投以巾扇果餌諸物，晉皆不顧，投棄道旁。同行者笑其迂，謂：「子欲學魯男子乎？」晉曰：「天下至穢者，莫如婦女，烏用此不潔之物浼我哉？」秋闈屢蹶，鬱抑莫伸。而議昏之冰人，又往來其家。惡其煩擾，遂挾策入都，思納雍赴北闈，僦居沙河門之夕照寺。其地荒僻，四圍皆叢莽，寺僧慧通，少年狡獪，不修淨業，至以紅紫綾綺為褻服。寺旁村婦，少有姿貌者，咸誘至禪室，高歌酣飲，略無顧忌。一夕，有少婦治容豔服，赴慧通之約，誤入晉室。晉方燈下作文，一見不問何來，舉硯擲之，中臂，拔壁上刀逐至門外，婦惶惶遁去矣。於是大聲呼僧，慧通不敢出，令其徒謝曰：「先生休矣！荒剝鬼狐淵藪，凡端人碩士，過此者無敢戲豫。先生不自警省，黑夜持刀，或傷僧眾；輦轂切近，不識先生將何以自處也？請移文几，別駐高軒。」晉不待旦，即詣其友人處，叩門而入，告以故。友曰：「深宵佳麗，無因至前，不納拒之可也；何必引硯以投，拔刀而逐？足下其梁蕭■之後身乎？」蓋蕭督惡見婦人，在數步外，即遙聞其臭。每幸姬媵，必病臥累日。人之情性乖僻，有如此者！晉後終身不娶，亦不知其所終。

### ◎夏熙傳

濮州人夏熙者，父母早喪，依於舅氏。舅使與諸子同就塾，極敏慧機警，過日輒了了。嘗與諸兒戲，入土地祠，登踞神座。或曰：「獲罪於神，必降罰。」熙曰：「土地何神，敢作威福？安知余他日不為土地？或更出其上乎？」及長，隨舅懋遷入都，適朱仙鎮河決，堵塞疏濬，計需帑數千萬。因開豫工例，熙貸其所蓄，以報捐。舅曰：「汝家祖父以來，皆業農賈，無登仕籍者。忽爾易轍，尚有蹉跌，為鄉鄰恥笑不淺矣！」熙曰：「丈夫當奮跡雲路，顯親揚名，豈能荷鋤負販，老死牖下，以守舊業乎？」需次鉅曹，授熱河巡檢。熱河去京師四百餘里，為今上每年避暑之所。而巡檢者，職守斯土，日伺宮門，與王公大臣，並內侍等常相接。周旋應對，毫無隕越，論理諸務，亦皆得當以報，且各得其歡心。而士民之敬愛尤甚也。金壇於中堂，亟稱之。常謂周制軍元理曰：「賢能如夏巡檢，何以久居矮屋，俾不得抬頭？其量為擢用何如！」周公諾之，方擬遷除，而熙卒。越三年，於公憫江左客死者眾，糾在京宦游者，購隙地於宣武門外之土地廟斜街，作義園，以安旅櫬。擇同鄉淳謹者守之。每夕鬼魂嘶號驚擾，凡往來及附近居民，均為之不安。時天師入觀，於公乞符籙鎮之。天師曰：「人鬼雖殊，其理則一。人有賢愚善惡，鬼亦如之。必有跳樑鴛黠之徒，爭強欺弱，夜台為之不寧。宜擇同鄉生前有碩望而卒於京國者，作土地神，以資彈壓。」於公曰：「此席微夏熙莫充其選。」即為立廟塑像，像成，酷肖其生前，凡當日與熙識面者，見之無不知為夏熙也者。而義園之旅魂，從此安堵矣。噫！夏君童時，即有作土地之語，不謂踐於數十年身後。且塑像惟肖，夫豈偶然也哉！

### ◎記神相

阜城門外，有張姓者，忘其名。嘗荷筐擊小鼓，收買服飾及器皿諸物以餬口。有鄰女，父母俱卒，相從為妻。一日，得小壚秤之重五兩有奇，塵滓蒙積，銅與鐵莫辨也。磨之，色燦然，知為黃金。從此居積致富，不數年，家貲累萬矣。有相士，決人休咎，無不中。張與友數人訪之。張故炫其服飾，相士遍視諸人，皆隱約其詞；獨於張笑曰：「子相當乞！」張大怒，為侮己也，欲毆之。友勸而止。或謂相士曰：「子之相，神術矣。凡士農商賈，與置身仕籍者，改其裝束，以試子目力，如鬼怪遇犀照，莫能隱其形。今張某家勢，實衣紈食肉，粟紅貫朽；而子直許之曰『乞』，其亦有說乎？」相士曰：「凡人窮達壽夭，不在目前，而在異日。若僅在目前而論其情狀，夫人而知之，何待相乎？雖然，吾熟視張君，月角有光，其婦必有奇相，暗助其夫。惜乎縱理入口，其紋漸顯，終當窮餓。」其人撫掌曰：「先生真神相也！張某嘗誇於眾，謂其妻腹有紫毫蟠縮於臍，引之長尺許，異日富貴壽考，不可量。今先生語及此，洵非誣矣。」相士唯唯。後其鄉人遇張，輒戲之曰：「爾何能徒享賢妻一毛之福？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？」張憤極，伺其妻熟寢拔去之，以示人曰：「今而後予無藉此毛矣！」其妻詬詈相加，終朝反目。未半年，而妻卒，又數年，而張果落魄窮餓以死。噫！燕頷虎頭，公侯可致；鳶肩牛腹，谿壑難盈。許負之相亞夫，師圭之相士雅，靡不談言微中。精斯術者，能逃其鑿別哉！

### ◎豐台賣花女傳

出南西門外數里曰豐台，居民咸以種花為業，四時紅白相間，芬芳襲人。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為最盛，連畦接隴，一望無際，皆「婪尾春」也。有陸生者，不知其里居名字，儀容俊拔，衣履鮮潔；而性情豪放，攜童挈樽■，就畦畔，席地飲。有女郎，年約二十餘，彩花盈筐，過其前；雖裙布荆釵，而風姿韶秀。生調之曰：「花賣乎？」曰：「攜歸供佛，非賣也。」生曰：「分惠可乎？」女即置一枝並頭者於地。生曰：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，當為卿詠矣！」女似有所解，暈紅粉頰，嫣然一笑而去。生因送之以目。不過數十武，即其家，啟扉而入。生神魂若失，舉酒連飲數觥，玉山頹矣。酣睡畦間。惟時夕陽欲下，童呼之不應，掖之

不起，遂大哭。忽有老嫗，招童去，見彩花女倚立門外，向童詢生姓字，及家世甚悉。因謂嫗曰：「昨宵之夢驗矣！」嫗曰：「沉醉若此，當非好兒郎，汝自主之。」蓋女黃姓，名若蘭。其父在日，有花田數頃，終歲自給有餘。女無兄弟，惟與寡母日相處，自幼喜文翰。顧生長農家，苦無指授。然頗工相術，父母愛之，令自擇配，無當意者。故年近三十，猶守貞不字。先一夕，夢神授蘭花一枝，曰：「明日雲間陸士衡至此，汝宜贈之。」頃見生飲於花媵，神采奕奕，竊動於中。詢其姓，恰符所夢，鼓琴瑟而諧伉儷，神命我矣。生醉醒後，已三鼓。嫗邀之入室，作黍食之，告以夢，且微示以意。生大悅，次早歸，倩媒備禮，遂成夫婦。

### ◎記錄雲貞致夫書

范秋塘，淮南諸生也。早失怙恃，倜儻不羈，恃才驕傲。繼母某氏，素悍。秋塘不能供子職，遂以忤逆呈當事，謫戍伊犁。其妻雲貞，淑而多才，擅長筆札，工吟詠，恒致書萬里外，與秋塘相問答。金壇相國猶子和同，在戍所，時相過從。秋塘每出妻手札以示，於君歎服，錄藏篋底。遇赦來京，以札示同人，約四百餘言，纏綿哀怨，如不勝情。書後復綴七律四章，亦宛麗清和，真掃眉才子所不如者。一時都下傳錄，幾於紙貴。余惜其才，悲其遇，因記之，以廣其傳：

憶自楓亭分手，樓指幾十年矣！遠塞風煙，空幃歲月，個中滋味，領略皆同。然侍慈母之晨昏，撫兒女以歡笑；貞雖隱憂耿耿，尚有片晌寬慰之時。獨念我夫子隻身孤戍，誰與為歡，問暖嘘寒，窺饑探渴？涼涼踽踽，不知消受幾許凄其！貞雖相距萬里，而清夢離魂，心實遍為想到。「思君十二，九折迴腸。」此語夫豈欺我？九年中七奉手書，僅寄覆三函，便果罕遇，筆尤難罄。零詞片語，未足以慰絕域之盼睫也。前歲端陽後一日，得密書於四爺處。書至之日，適貞抱病之時。投遞參差，幾成不測。幸蓮姐解人覷破，遮護支吾，傷寒瀕急之症，轉得冷汗涔涔，二豎寂然退避。伏枕卒讀，感慰悲歡。少頃，母親持書至榻畔，笑語貞曰：「錦兒脫罪編氓，歸期可望。來稟愧悔無聊，想已折磨廢改。我今卻也憐他矣！」是皆夫子孝心所感；不然，此語正未易聞也。丙申七月，托勞姓所寄一信，已備述別後景況矣。迄今又將三載，中間情景，大概如斯。新莖樹木整齊，圍牆完固，歲時伏臘，掃祭如常。湖水平漕，不致侵入，可以放心。母親康健如常，飲食如舊；惟疾症時發，精神稍衰，細書不甚了了，是雖可慮，亦無可如何耳。老叔官星照命，別房分無一問者，親友族黨，概同陌路。大姊夫、姊姊，雖不甚冷落，亦初無大照應。二姊夫已作故人，二姊在東，音耗已見前書。六姊夫、姊姊，遠在楚省，音問久疏。翼庭大兄，人雖刻薄，但母親倚賴之人；嗣有書來，總以一味謙讓感激，庶可不失其歡。至負心人，今已移居他所，罕觀其面。然雖免萋斐之言，曖昧之事，愆憑於夫子之前。貞惟忍性堅志，潔身立腳，杜漸防微，以期盡吾之所當盡。至於青蠅牆茨之嫌，夫子信與不信，又何敢必？總瓊女在時，尚可自解。母女相守，何惜人言？不幸又於酉歲八月十二，出疹夭矣！十五年辛苦屬望，到今盡付東流。草草治棺，瘞於塋側。沒之前夕，捧貞頰悲啼曰：「爹爹離家幾年矣！兒尚沒後，萬勿寄信知之！」今憶此言，不禁淚如泉湧，更何待殘稿遺書，驚心玉碎；零脂剩粉，觸目蘭摧耶？丁郎讀書，頗有父風。惜資性敏而欠沉潛，務高遠而不知簡練。詩詞卻有新穎奇想，制藝則大駁雜不純，不過青青子衿，非館閣中人物。今因病中，不能抄錄詩文，後當寄閱。來字詢所從師，十二歲以前，經書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《唐詩》、《莊》、《荀》等書，皆貞口授，溫背熟習。乙未仲春，始就楊先生肄業。開筆後，楊先生選教辭去，繼以卜權齋訓迪。權齋教法頗嚴，貞亦不假詞色。館散回家，仍課以詩詞。惟母親姑息太甚，不得不仰體慈懷，稍為寬假耳。貞母於丙秋患病，延至西春二月六日，遽爾長逝。兩老人一生血脈，惟貞一線之存。六十年鏡花水月，情深半子，能不酸痛耶？庸原非己出，漠不關心，只知收卷家貲，良可哀恨。貞自遭此變，愈覺難堪，顆粒縷絲，均無所出。家務母親經理，歲入不敷。貞屢擬將無用舍字典售，而護血不捨，徒令風雨剝蝕，半成荒廢之區，近亦傾頹過半。幾處租息，又被負心人據為己有，折變一空。僅留敗屋數椽，聊蔽風雨；零磚碎瓦，大非當時景象。從前緩急可商之處，近皆裹足不前。遇有急需，不輕啟齒，正恐無濟，反惹笑談。所以馮郭處，絕跡多年。間承四妹霞姑等，投以錢物，時詢夫子近狀，情意頗真。些小通融，尚可資助，亦恐久而漸衰，難保始終如一耳。顧其諄諄懷舊，思慕之忱，未可負之。節次囑帶瓶口扇套鞋襪諸物，盡為負心人賺去，言之恨恨。貞邇來兩餐之外，些子不敢自由。嫁笥衣奩，陸續盡歸典閣；頻年已身補綴、蓮姐盤纏、丁郎膏火束、瓊女釵釧鞋腳，在在皆貞剜肉補瘡所辦也。至問安侍膳，未敢稍離；怡色柔聲，猶恐獲咎。即飲食穿戴，亦須較前留意。蓋儉則負慳吝之名，奢便有花銷之責；太素則云意存咀咒，稍妝則云冶容誨淫。非詭辭相加，則夏楚從事，求一日之免咎不可得。貞年逾三十，非復少時，對兒女家人，有何面目？白結縞以來，筆墨為命，拈毫橫笛，唱隨幾近十年。一旦斷梗飄萍，往事不堪回首。年來羌管絕吹，屬和之章，亦屬勉強從事。吟風弄月之句，斷不敢露於毫端。顧影自憐，可勝悲咽！蓮姐自辰夏摘花受逼之後，其志益堅，兩榻風檣，寒砧煙灶，與共甘苦。此貞今世之朝雲，而為夫子他年之桃葉也。高魁、何西兒輩，只知迎合上意，計飽私囊；素芝、碧蓮輩，鉤深索隱，播弄如簧，尤為心腹之患。狂奴故態，又何足道！惟有委曲將就，飭以好言，博得一時清靜而已。去歲四爺遣人自伊犁來，述夫子起居甚悉。並云每年若肯節省，尚可餘積三四百金。幸負心人未將此語上聞，而貞初亦不之信也。夫子天資機警，賦性疏狂，未能一層才華，輒遭大難。一朝失足，萬念都灰，又有何心矜持名節？且棲身異域，舉目誰親？回首家山，剛腸應斷！則花晨月夕，燈■也酒闌，擁妓消愁，呼盧排悶。或三生石畔，五百年前，遇解渴之文君，值多情之倩女，書生結習，諒亦未能免俗？貞聞之，方痛憫之不遑，又焉敢效妒婦口脛，引不近人情之語相勸勉耶？惟念夫子體素羸弱，性復過癡，彼若果以心傾君，亦何難情死？特患口錫齒蜜，腹刺腸冰，徒耗有用之精神，轉受無窮之魔障；私心遙揣，可惜可傷！沉曲繫迷心，能致疾病；■■耽戲，更喪聲名。些小儻來之財，更何足計？真酸鹹苦辣，色色備嘗；釜底餘生，尚知自愛；豈夫子有為之體，而甘自頹唐，毫不念及，反恃巾幗之規箴乎？來書云：「三月適館春齋，六月仍回故地。」其中原委，未得其詳。風聞雙桂一端，傳言不確。然夫子既與四爺為骨肉，則相依邸舍，便可為家；何必捨此他圖，別生枝節？此則貞所不能解者。丈夫處世，怨固不可深結，恩亦不宜多邀。未嘗拜德之前，先思圖報之地。四爺豪俠，中外頗有微名。但其癡意柔情，殆亦堪憐堪笑。自聞夫子與為莫逆，貞即向黃允升大叔及王六表孀張小坡處，訪其為人。大抵舉動不純，近於游俠，顧能超拔夫子於苦海中，而噓拂之，將來酬報，貞心早為之區划矣。相隔萬餘里，又復忽西忽東，奉命不定；空致魚書，未瞻雁足；即有欲寄諸物，恐蹈邢奴之中，落被負心人啖吞。微物幾何，反致空函不達也。去歲有查辦回籍之恩旨，惜乎未能波及。然此機緣，大有可望。十年難滿，我夫子斷非終老荒沙者。諸凡隨遇而安，兩地耐心靜守，鏡合珠還，我兩人寧終無團聚時耶？每念弱草微塵，百年如夢，夢幻泡影，內典所云，貞於生死兩途久矣，思之爛熟。別來況味，不減楚囚；現在光陰，幾同羅剎。何難一揮慧劍，超入清涼，無如緣孽如絲，牢牢縛定，不得不留此軀殼，鬼渾排場，冀了一面之緣，不負數年之苦。是日白頭無恙，孺子成名。大事一肩，雙手交卸，貞心方為安適。總之，夫子一日不回，此擔一日不容放下也。六弟自上江來，猝聞有回伊之便，掩扉挑燈，疾書密寄。淚痕在紙，神思遑飛。遙計書到開緘，當在黃梅時節。心與俱酸！附詩四章，聊以見意。信手拈來，亦是一幅血淚圖耳。言不盡意，伏惟珍攝。此上秋塘夫子几席。戊戌十二月一日雲貞再拜。

鶯花爛漫鬥芳菲，底事傷心淚暗揮？鏡裡漸凋雙鬢角，客中應減舊腰圍。百年幻夢身如寄，一線餘生命亦微；強笑恐違慈母意，竹筍偷典嫁時衣。

十五年華付水流，綠窗不復換梳頭；殘脂剩粉■絲閣，碎墨零箋問字樓。千種淒涼千種恨，一分憔悴一分愁！儂親亦未終儂養，似此空花合罷休！

當時畫裡喚「真真」，豈料追隨若比鄰；每禱團圓禮繡佛，嘗占榮落祝花神。堪嗟失意飄零日，翻得關心屬望人；倩我儂才頻寄語，年來消瘦不關春！

早自甘心百不如，肩勞任怨敢欺■？課兒夜半燒殘燭，奉母春寒剪嫩蔬。豈有餘閒弄筆墨，偶因定省過庭除；萋萋休更縈懷抱，猶是堅貞待字初！

